

风向标

寿山石变迁风云录

□刘宗跃

刚刚过去的2014年，艺术品市场延续2013年的下行通道，但在大多数板块欲振乏力的同时，寿山石却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羊年临近，一场名为“拍卖市场中寿山石价格走势”的主题沙龙活动在北京通惠河畔的石工坊艺术馆举行。业内人士认为，在艺术品市场整体萧条的情况下，寿山石价格将保持向上走势。

一条坑头溪带来的宝藏

从祖父辈就开始做寿山石开采，直到自己经营寿山石高端收藏的陈真云，三代人几乎见证了中国建国后寿山石市场发展的整个变迁。

陈真云说，其实寿山石开采自明代以来就有了，当时由于没有很好的工具，只能对矿山的表面进行开采。上世纪80年代，很多港台商人来福建购买寿山石，当地人惊喜地发现原来家门口的石头竟然能卖出好价钱，于是开始了近10年的疯狂开采。“那时候寿山石原石很丰富，价格也比今天便宜得多，现在大约100万元人民币的石头，当时也就一万多，而且还有挑。”

陈真云的家就在福建出产田黄石的那条“坑头溪”的附近。据文字记载，“福建省福州市北部山区的寿山乡，有一条约1公里长，200多米宽的山溪，是田黄石的出产地。田黄石分上坂、中坂和下坂三个地段，上坂是靠溪水上游地区，这儿出产的田黄石透明度高，有通灵感，以颜色略显微黄的白色调为主。中坂位于溪河的中间部分，所产之石大多标准而规范，而且石质洁净湿润，色泽浓重。下坂因处坑头一带，缺乏水冲性，故石质透明度较差，多为桐油色、暗赭色，纹理较粗。”

现在，每块曾经产有田黄石的土地都被挖了五六轮，最开始的时候，挖到30克以下的可能就随手一丢，第



潘惊石 善伯石对章

“种地不如挖石头”

陈真云回忆说，“坑头溪”沿线的村民知道田黄的丰厚回报后，地也不种了，纷纷在自家田中挖起了石头。在他自己现在还保存的一张照片上，一块地上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人蹲在那儿挖地。“田黄石有时很奇怪，相邻人家的几块地，有的人家就能挖出好几块田黄，有的一块都没有。为了争石头，邻里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遵循只挖自家地的原则，不会挖到别人家田间。”

现在，每块曾经产有田黄石的土地都被挖了五六轮，最开始的时候，挖到30克以下的可能就随手一丢，第

二遍的时候，再把以前丢掉的20克以上的捡回来，同时丢掉20克以下的，第三遍的时候，就只能找到一些10克以上的。后来，5克、6克都被当作宝贝一样收集起来。到现在，田间的田黄石已经很难找到，而那条著名的坑头溪也早已干涸，被当地政府立了一个牌子，成为旅游景点。与此同时，田黄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飙，2013年秋季，西泠拍卖的一件田黄卖到一克约15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打破了由中国嘉德保持的一克10万元的纪录。

然而即便是1克1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陈真云看来也不会是田黄的终极价格。“2006年的时候，一块56克的田黄我以56万元人民币的

价格卖出去了，1克约1万元，当时买家问我，这么高的价格，往后还有多少升值空间，我回答不出，他也知道的确卖得很贵了，因为田黄那时的均价是几千块1克，当时北京三环边的房子也就七八千元人民币1平米。但是后来，我找过这个买家，想用5万元1克的价格买回来，他不卖了。”陈真云说，现在如果还有人问，15万元1克的田黄买回去，能有多少升值空间，他依然答不出来，因为田黄是越来越少，而资本却永远对它趋之若鹜。

另一方面，因为从小就看着祖辈在田中挖着石头，“能挖出一斤以上的田黄在村里都是极为轰动的事情。”因此，陈真云说，目前市面上流

通的500克以上的田黄，只要看到照片，他就能追溯到最初是从谁家的田中挖出来的，通过谁卖给了谁，中间又赚了多少钱。因此，如果突然冒出一块超过500克的田黄，陈真云认为，大多都不是真正的田黄，“因为从记载来看，明朝以来，田黄总共就出了1000公斤，500克以上的也就几十块，都是有数的。”

近些年，不止水边的田黄，山上的寿山石资源也几近枯竭，“山上的寿山石还有一些料，但是政府已经禁止挖掘，由于以前过度开采，很多山像蜂窝煤一样被炸得到处都是窟窿，山石松动，极易发生坍塌事故。因此即便没有政府的禁令，也很少有人敢去冒这个险了。”

东西越来越少 价格越来越俏

陈真云说，虽然2015年的经济大环境和2014年一样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善，但寿山石一级市场的精品部分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要价格合适，不是天价，就很好‘走’。”在陈真云的经验中，由于国家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寿山石和书画等领域一样，先前被作为礼品的中低档产品是此轮调整中受创最为严重。但寿山石的收藏因此获益。“本来这些中低端礼品市场在一段时间被炒得价格虚高，此次调整，正好将这部分市场挤压回其应有的价格区间。”北京艺融总经理王莺歌也认为，原来在市场中投机的人，在此番调整中都走掉了，留下的都是真正想收藏的。

相对一级市场，拍卖公司的征集却陷入窘境。西泠拍卖印砚部经理蔡祥祥介绍说，寿山石的征集一直不太好做，市场不好的时候卖家更不愿意出手，“藏家一般手里的精品也就几件，他们很清楚一旦卖掉，就再也回不来了。除非给出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否则藏家不会让你拿走这件东西，说白了，市场上还是精品太少。”

速递

“无声诗”中国当代水墨展



2015年2月11日至3月17日，“无声诗——中国当代水墨展”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是由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主办，中央美院教授赵力博士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副馆长吴秀华博士共同策划，陈俊、杜小同、郝世明、李威、潘汶津、孙浩、徐华翎、徐加存、祝铮鸣等9位艺术家共同参与的大型当代艺术展。

“无声诗——中国当代水墨展”的展出作品尽管在传播理念、内在价值以及关注点上与传统艺术并无二异，但在形式、风格和笔法上都与传统水墨大不相同。并且在保留传统艺术深层价值的基础上，对绘画方法以及新材料、媒介和工具的运用进行创新。此次展览旨在证明，这些参展作品与当今社会批量生产的艺术和流行文化不同，尽管只是没有文字和声音的图像，但也可以像诗一样优美而智慧，期待为观众带来灵感和启迪。

“羊大为美”群展



2015年是农历乙未年，恰逢“羊”年，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迎接羊年到来，从2015年2月12日至3月8日，欧阳文化活动街和朱屺瞻艺术馆共同主办的“羊大为美——2015年生肖艺术展”。

2015年新春佳节期间，“生肖艺术展”作为欧阳文化活动街联动的重要项目，一百二十余幅名家作品和欧阳社区居民的书画、摄影等获奖作品共同搭建出一个互联互通的展场效果。参展作品有徐昌酩、张根宝、蔡育贤、侯殿华等上海名家的书画作品，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大师的剪纸艺术作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陈凯峰的面塑作品、享誉全国的金山农民画以及生肖邮票等。

“轻如鸿毛”陈熹个人展

2015年2月11日，香港雍廷序画廊隆重呈现奥地利华人画家陈熹在香港的第二次个展“轻如鸿毛”。

在陈熹的画作里，是一片只有黑与白构成的世界，相对的两色在纸上跃动、共鸣，寂静却不寂寞。近看他的工笔画，准确及耐性是第一印象，几近完美的轮廓和线条，总让人忍不住直视许久；换个角度却又有3D的立体感，仿佛图样是漂浮在画框之中的。陈熹的另一种独特泼墨画风格也带有他个人的鲜明色彩，他将抽象山水以多层次的拼贴组合，平行的山脉、纵走的山谷，现代风格的景色轮廓浮现于多达数十层的宣纸，跃于眼前。这些中西合璧的画如同他的学习背景，既有西方的轮廓，又有内在的中国人文思想。此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8日。

“云端之上”谭恩个展

日前，“云端之上”谭恩个展在四川成都东湖文化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将持续至2015年2月21日。

谭恩，1979年生，1998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成都。其作品曾被上海花旗银行、美国加州国会收藏。他的油画作品充斥着死亡与信仰等神秘力量，让观者驻足不禁屏住呼吸，陷入混沌天地的魔幻之中。

谭恩的绘画承接表现主义脉络，较为自如地将情感渗透在奇幻的色彩之间。同时，他对画面空间结构的把控以及对绘画语言的运用，则展现了他对当代绘画的关注视野。在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绘画传统与当下绘画语境所呈现的构架中，谭恩保持了他在绘画方面的一贯特质，以激情与敏感不断地回应当代社会对个人内心的撞击，并在这样的回应中逐渐找到适合他的绘画道路。此次展览将从300多件油画作品中精选出80余件和大家分享。

三亚·海棠湾
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三亚·海棠湾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在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开幕，展览将持续至2015年3月10日。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中国美术馆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知名艺术机构的十二位当代著名国画家的46件近期精品力作，作品涵盖山水、人物、花鸟三个领域。在笔墨上，这些画家将主体心性的意象造型与绘画语言的趣味相融合，创造出或简洁清脱，或生涩辛辣，或雅致婉约的笔墨语言。就风格而言，这些画家所创制的艺术风格，基本代表了当代中国画创作的走向，较好地展示了当代中国画的创作水平。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艺术圈的“年礼”

□毕武英

虽然离农历羊年春节还有一周时间，但艺术圈似乎已经提前进入节日的状态。微信中，画廊已经开始和大家说再见，并告知重要的展览都安排在年后；漂在各地的拍卖公司业务经理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踏上回国的航班，一路晒拍风景，在圆中分享；还有一些仁慈的艺术公司，提前给员工放假，后者一边欣喜地整理好自己的工位，准备来年有个新气象，一边在熄灭办公室最后一盏灯之前，不忘拍下一张空空的办公室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去“拉仇恨”。

在这样的欢快和轻松中，如果有谁还晒一些和工作有关的展览或者作品一定会被众人忽略而过，连一个点赞的心情都没有。因为，新年就要来了，年味才是主旋律。在这样的“年味”心理刚需中，除了晒美食和风景外，大家还纷纷晒起了收到的各种“年礼”。因为和艺术相关，所以艺术圈的各种“年礼”和普通年礼相比更加凸显个性。虽然造价不一定很高，但由于蕴含文化和定制性，哪怕是小小的一盒茶叶，也显得精致可人。重要的是，想买却无处可买。

比如一家圈内知名的艺术网站，在给自己客户的新年心意中，有一幅用特种红色纸质做成的空白春联。左右联的上下顶端分别用烫金绘制了一头正在锄地掘金的羊，和百无禁忌四个字。还有数枚同样有着掘金羊图案的压岁包，红包成正方形，掘金羊被处理成镂空状，里面装着一张烫金特殊纸。远远看去，压岁包上的那头正在挖掘的羊，呈金色，像是窗花一样，线条分明，栩栩如生。除了对联和压岁包，还有三个密封的十分小巧可放于掌心的红色五角纸盒，像一个个小小的谷仓，装着数粒米和一些盐，寓意着五谷丰登。最出彩的是，还有一块用特种布做成的“羊头门神”，这幅羊头门神由许多不同小人儿形象组成，羊眼睛的形象来自《山海经》里面的神兽——开明兽。《山海经》记载，

收藏

琥珀收藏乱象丛生

□萧蔷

对于欧洲文明的推崇；而在中国，蜜蜡的流行则与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在藏传佛教中，蜜蜡具有驱邪定魂的能力，高僧大德的胸前，经常挂着一串高贵的蜜蜡念珠，信众则认为随身佩戴蜜蜡，有辟邪护身、安神定惊、护佑平安的功效。

西藏地区对蜜蜡的崇尚由来已久。据说早在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的大臣就佩戴蜜蜡圆珠组成的项链。从清代开始，在西藏地方政府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的物品之中，蜜蜡珠串必不可少。对此，故宫保存的档案有详细记载。北京民族文化宫还曾展出过当年达赖喇嘛向毛主席敬献的蜜蜡珠串。据介绍，过去西藏贵族使用蜜蜡，不以鲜黄色为美，蜜蜡上都保留着自然形成的深色氧化层。

蜜蜡的拥趸者对琥珀的收藏颇有不屑。他们认为，蜜蜡种类较少，容易辨别，在国内市场接受度很高，入手简单，出手也容易。而琥珀目前更多地被作成饰品，种类繁多。从产地可分为波罗的海琥珀、多米尼加蓝珀、缅甸矿珀、抚顺花珀和墨西哥琥珀；从颜色又分为金珀、血珀、茶珀、白珀、蓝珀、绿珀、紫罗兰珀等等。因为琥珀分类纷繁复杂，每种颜色的琥珀储量并不明确，其价格高低多因炒作而来，诸如近年流行蓝珀，多米尼加蓝珀的价格扶摇直上，若从成矿年限分析，多米尼加蓝珀成矿时间短，硬度低，收藏价值有限。

“老蜜蜡”与“再生蜜蜡”

琥珀价格攀升大约从2012年开始，2013年以后继而暴涨。全球最大的琥珀生产基地在波罗的海，产量占全球的80%。这些琥珀的主要市场是中国内地，其中涨幅最大的种类当属蜜蜡。

据专家分析，琥珀酸的含量随矿藏周围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完全透明的琥珀通过一定的环境变化影响能够慢慢变成蜜蜡。而蜜蜡通过经年累月的把玩，内含琥珀酸慢慢被分解出来，也有可能渐变为透明的琥珀。

但在市场上，琥珀与蜜蜡的价格相差悬殊，一般蜜蜡要高于琥珀，物以稀为贵，蜜蜡的储量远远低于琥珀。

藏家认为，蜜蜡价高于琥珀，一则因资源稀缺，二则因蜜蜡被列为“佛教七宝”之一。

收藏热源于文化热，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心理认同。在欧洲，彼得堡郊外的叶卡捷琳娜王宫以“琥珀宫”闻名于世，源自于俄罗斯传统文

来，人工合成的假蜜蜡则会下沉；天然蜜蜡触感温润，而人工合成的蜜蜡摸起来如同玉器、玻璃一样冰凉。

专家提醒新人，这些方法只对区分合成技术低劣的假蜜蜡有效，在蜜蜡市场上充斥着很多混沌不清的概念，有圈里人建议普通爱好者多关注新蜜蜡，而专业藏家和投资者则应首选上乘的老蜜蜡。至于何为老蜜蜡、新蜜蜡，则语焉不详。

有博主网上自述蜜蜡购买经历，对新手不无启发：以前在一家店里买的老琥珀珠子很不错，于是买蜜蜡的时候就放松了警惕，最近无意间用强光手电一照，心中暗叫不好，买到“再生蜜蜡”了。再生蜜蜡的成分其实也是蜜蜡，只是由蜜蜡粉、碎蜜蜡热熔凝固而成。有人会把二次合成的再生蜜蜡、贵族蜜蜡、雪山蜜蜡都称为蜜蜡，我只喜欢天然蜜蜡。要甄别天然蜜蜡和再生蜜蜡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强光看纹理就行了。

用柯巴树脂李桃僵

当下市场琥珀蜜蜡已真假难辨，别说专家会“打眼”，就连专业仪器都有可能无法识别，最常见的作伪手法就是用柯巴树脂冒充琥珀。

专家分析，柯巴树脂与琥珀、蜜蜡、白蜡等都是天然的树脂化石，从成分和形成原因上讲，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形成年代有天壤之别。新鲜的树脂干涸后形成硬树脂，而硬树脂被埋藏地下后，经过几万年到几百万年的地质作用，形成半化的树脂，是柯巴树脂。而琥珀则是硬树脂埋在地下经过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树脂化石。

柯巴树脂出产很多，价格低廉，常用于建筑装修，把柯巴树脂融化成胶状液体铺洒在地面上，能铺底找平，其与琥珀和蜜蜡在价格上相差何止云泥。

圈内人提醒，琥珀蜜蜡常有“优化”一说，尤其是一些净度高，颜色近似“鸡油黄”的琥珀蜜蜡。不管是提纯，还是提色，或是做旧，这种“优化”其实就是以次充好。柯巴树脂正是这种“优化”用得最多的原材料。

据介绍，柯巴树脂90%都做了“老蜡”来销售，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市面上再生蜜蜡泛滥的成因：其一，柯巴树脂的透明度要低于琥珀，质感较差，不管怎样优化，琥珀和柯巴树脂还是难以混同；再者，正因为质感差，因此更增添了这种“老蜜蜡”所谓的“老味”。